

筆會
文丛

跑龙套

秦怡

学林出版社



第4卷
文丛

跑龙套

秦怡

学林出版社

第4卷
文丛

主编

萧关鸿 曹维劲

笔会文丛

跑龙套 秦怡

主 编：萧关鸿 曹维劲

特约编辑：顾晓中

责任编辑：全 仁

封面设计：陶雪华

版式设计：应黎声

出 版：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三楼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850×1168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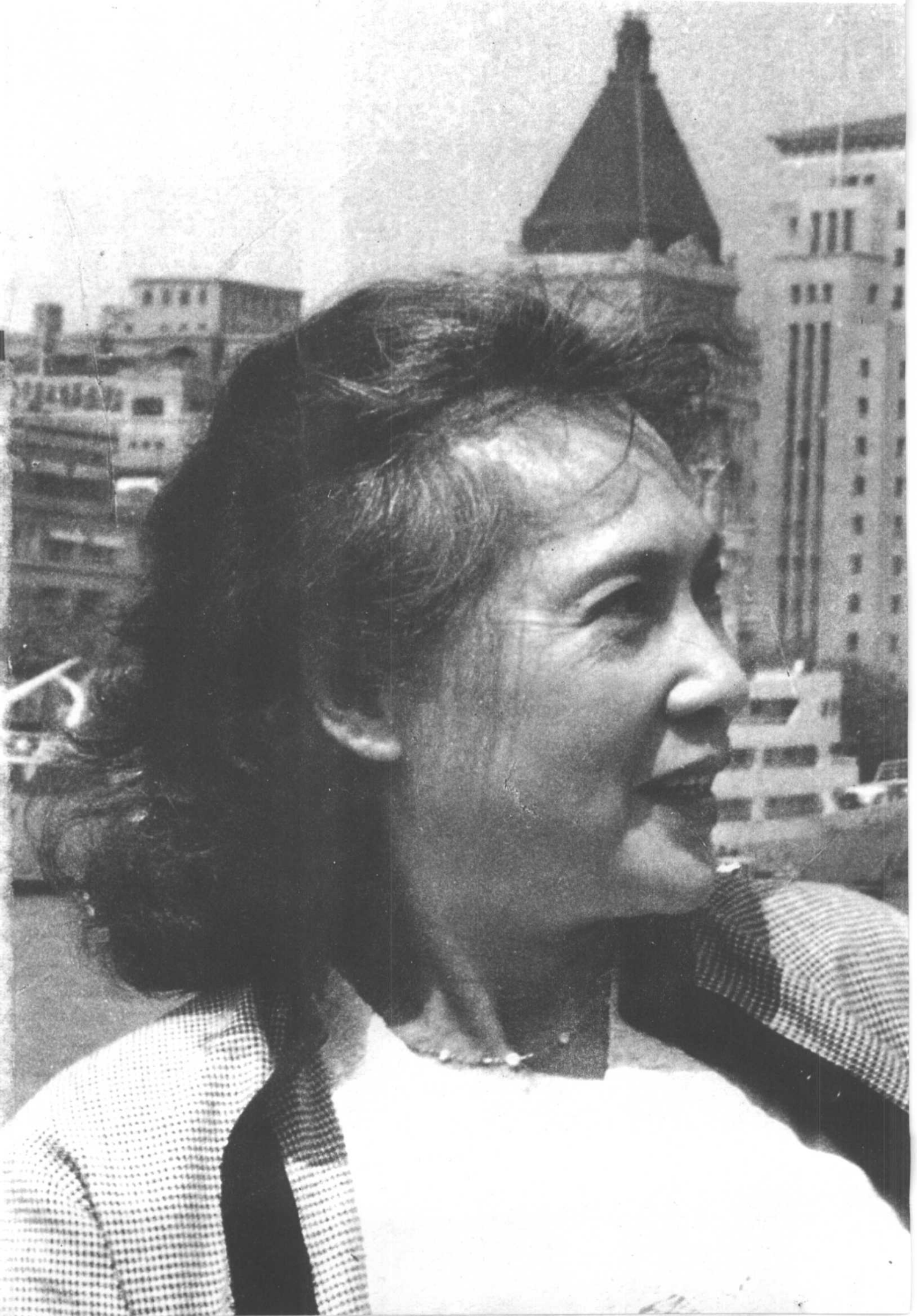
印 张：12

字 数：25 万

印 数：5000 册

书 号：ISBN 7-80616-464-2/I·167

定 价：19.00 元



自序

生活在这个世上已有七十五个年头了,要说简单也真简单,十六岁跨进文艺界,至今还在文艺界,要说复杂,毕竟是六七十年了,哪能没有各种各样的经历。

我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出生、成长,因此出现的矛盾必然更多,而不由自主的意想不到的经历也随之而来,创作生涯与生活道路是不能分割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环境中,真有许多许多现在想来还觉心中怦怦不安的景象,是许多人在平安环境中难以经历的往事,我常常会写了这个又漏了那个,写了那个又出现了这个。这本书中包括的只是一小部分。如果生命还能反复一次,我一定不会像今生这样活着,但既然生命不可能反复,那么我还是面对现实吧。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不劳而获,一个人只要自己的心是大的,那么事情就没有大小之分;只要自己的心是重的,那么事情就没有轻重之分;只要自己的心是诚的,那么即使事情成败有别,也多少有些安慰了。一生都在追求中,活得越老,追求越多。由于时日无多,也就更加急急匆匆。

秦 怡

1997.10.28

7X89/01

目 录

1 自序

第一辑

5 我的艺术生涯

第二辑

155 跑龙套

162 我开始接触的角色

169 林红,我看到你了!

175 谈谈创造林红

183 风浪后的《风浪》

186 拍《上海屋檐下》的一点感受

192 最可宝贵的爱

197 谈演员

201 幕后英雄

206 事业,是一支永恒的歌

209 “狗”不停蹄

第三辑

215 过年

220 我又参加了红十字会

220 成都,我怀念你

226 回忆在重庆的日子

230	金焰与我
254	我想妈妈
257	孩子与我
260	我的老师
263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
266	只有永久的思念没有永久的分离
275	难忘陈毅市长
279	忆白杨
284	忆阿丹
287	幽幽的哭泣
289	会见吉娜
292	我的日本朋友
297	访日杂记
305	在金字塔前
309	旧地重游

第四辑

321	《梦非梦》激起我的梦想	荒煤
325	“秦娘美”	吴祖光
331	秦怡姐姐永远美丽	新凤霞
334	给《跑龙套》跑龙套	黄苗子
337	夕阳无限好	杜宣
343	同室缘	资华筠
350	东方维纳斯	陈钢
356	秦阿姨	陈明远
369	平民中的高贵女人	赵鑫珊
371	秦怡切开七十岁的生日蛋糕	周玉明

第一辑



摄于 1960 年。

我的艺术生涯

第 一 步

是什么把我引向文艺工作的呢？这是人们问过我千百次的课题了，我有时自己也觉得奇怪和意想不到。小时候我出生于封建的封闭家庭，三十年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跟社会没有什么接触，除了从家到学校，几乎就与世隔绝，同学间的来往也不多，在学校里我总是爱玩一个人玩的项目，如翻单杠、双杠、跳平台、爬立杆等等，连家里人也不知道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但有一点却十分明确，我自小喜爱文学，非常喜欢看电影，性格内向，表面平静，内心世界却很活跃。也许正因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也就更向往外面的自由天地，心里经常会翻起一种快点离开这个家，让我出去飞翔的念头。然而这一切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恐怕也难以实现。上海被日寇侵占后，我真是如坐针尖，一刻也按捺不住了。早年时我就参加了中华职业学校的红十字会，与土木科的女同学一起参加过活动，做急救包、学抬担架、学包扎伤口等等。抗日的烽火，早已燃烧到了我的心坎，时时刻刻想着能在前线当一名战地护士，特别是在祖国遭到蹂躏的时刻，一种义愤填膺的情绪促使

我什么也不顾了,年轻人是不会对死感到害怕的。终于,可以离开上海的机会来了,我的同学家里住了几位交大毕业生,他们将赴四川工作,于是我离家的决心逐渐形成了。另外我又有一名同班同学,她也有离家的愿望,十几岁的孩子,思想十分单纯,感情极易冲动,我们草草商量以后,就决定与那批大学生一起离沪。可是就在我离开上海的前一刻,发生了意外:与我同走的女同学被她的家人发现而把她逼回家中。于是我一人单枪匹马,无依无靠,就这样被逼上梁山,成了一个走南闯北、不坚强也得坚强的人了。当然偶然的出走,有其必然的原因,尽管我并没当成一名真正的战地护士,可又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走上了一条我从未想到而又是必然的道路,我终于到舞台上去当了一个“战地护士”。我想这跟我自幼热爱文学是不能分的。

小时候,什么电影我都爱看,家里给我很少的零用钱,除了有时吃三个铜板的花生之外,全部都用作看电影。零用钱车钱等省下来,有时一个月可以看三、四场电影。当时电影院放一些旧影片。如《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等,只需五分钱就可以看,这样我每月就可以看得更多,总之只要有机会,我必不放过。

在这里我必须提一提我的父亲和大姐。我父亲是做财会工作的,然而他的爱好是看书读报,听交响音乐会,看电影等等。父亲性格懦弱,一副文弱书生样,他人极其善良,好脾气,对我母亲非常体贴,当然母亲也不厌其烦地侍候他。父亲白天在外上班,下班回家晚饭后,他就经常剪报,凡是认为有价值的资料,他都从报上一张张剪,一本本贴,每当夜深人静以后他经常轻轻地打扫房间,到屋外去洗刷茶具等,把一切凌乱的衣物等都齐整安放,擦得窗明几净

后,才悄悄入睡。当我们第二天醒来时,虽然仍然是这个破房子,仍然是这些旧家具,然而因整齐清洁而感到舒服,这也会让我母亲一扫隔日的疲劳,鼓起勇气再去操持一天繁重的家务。这一切在我十六岁离家以前天天如此。

父亲虽然表面看来软弱,但他也有内在的反叛精神。由于他非常注重读报,所以他也特别希望能知天下事。他喜欢的是外面的世界。听音乐、看电影这些喜好对封建家庭来说都不是好事,可是他没有放弃,这是他唯一的寄托。他因子女多,经济十分拮据,但他却总是想方设法适当调剂一下自己的身心,因此我也就沾了光。他曾带我去上海的大光明(那时的大光明是上海最有名的高级影院)听星期日上午的星期音乐会,当然我什么也不懂。可是走进那样富丽堂皇的影院,看到那么多人穿着礼服,坐上舞台,闪烁的灯光照耀着那些奏乐的男男女女以及那些净光铮亮的乐器,真是令人陶醉。爸爸跟我说,听音乐时不要说话,他有时还在这种场合塞给我一根像雪茄烟似的巧克力糖,这是我小时候认为最最好吃的东西,也是偶然得到的东西。即便是这样,我也不会听音乐会时吃那根糖,因为音乐(虽然不懂)的优美旋律,舞台上的一切,是那样令人神往,真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啊!但音乐会一结束,走出大门时,我便急不可待地偷偷地去吃一口糖,并向父亲问长问短。可父亲却不太愿多说话,他总是半晌不答理我,好像还沉浸在那些音乐的意境中。其实我父亲也并不懂音乐,只是那意境使他暂时摆脱了家里的一切烦恼。父亲还带我去看外国电影,外国的男明星凡伦铁诺、考尔门、弗立德马区等等,女明星瑙玛希拉、珍妮盖诺,以后又是嘉宝、蓓蒂黛维丝等等,我都能背一大串名字。我看了电影后也像父亲听了音乐会一

样,爸爸只沉默了短时间,我看了《七重天》却几天几夜都沉浸在里面。几乎卅年代稍有名气的中国演员导演我全能背出来,但阮玲玉是我小时候最喜爱的演员,阮的所有片子我几乎全看了,当阮去世时,我们一群学生竟然闹罢课,为了去殡仪馆瞻仰阮的遗容,我们许多人都哭了几天几夜。当然是由于阮玲玉所扮演的那些动人的形象,使我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感情。

大姐给我的影响就更直接和更大了。南市有个少年宣讲团,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去的地方,田汉老的许多独幕剧如《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等,我都在那里看的。当时还有些角色是女扮男装,是我姐姐的同学演的。我还在那里听过宣讲,看过芭蕾,回家后夜晚做过许多梦,梦中的我芭蕾舞跳得棒极了,我还能飞起来。但我梦醒后就会感到非常懊丧,因为我什么也不会。我唯一看过的一次话剧,是大姐带我去看的复旦剧社演出的话剧《雷雨》,是由复旦剧社的演员凤子演的(后来我在重庆认识了凤子大姐,就感到有种特殊的亲切感)。记得那次看话剧,晚上较晚回家,就挨了家族长辈严厉的训斥,以后妈妈就不许我们出去看戏了。可是看各种各样的书就不会受到什么阻拦,没有什么人知道我在读什么书,中国作家的作品,十八、十九世纪的外国文艺作品样样都看,这些书绝大部分都是大姐借来的,她先看、我后看,有时也向图书馆借。实际上我根本谈不上理解,有的表面懂一点,有的不懂,但似乎朦朦胧胧意会点儿什么。那时我看得最多的是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以后在重庆时我更多地看了高尔基、谢德林、以及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的诗,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作品也看了不少。我根本

没有什么选择,不论懂不懂都如饥似渴地吞下去,我想这好像一个人的饮食一样,吃得广了营养自然也就丰富了,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因为文学艺术在人们的心中所产生的各种反映,必然会渗透到思想、意识、爱好、习惯等等与人的精神世界有关的各个方面,那些文学作品使我得益匪浅,可以说我后来的成长与此不可分。

逐渐地,我对看电影也不知不觉的有所选择有所爱好了。我为什么会这样迷恋于电影呢?这当然与电影艺术的魅力,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有关。当时看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实际上我已从客观欣赏、娱乐转变为融入到影片反映的生活中去了,去急人物所急,乐人物所乐,悲人物所悲。我常常看完一部影片后要思考和沉浸很长时间,这些文艺作品已经在生活上给予我某种启迪,在精神上给予我某种寄托,在感情上给予我某些抒发。可以说电影已在我年幼的心灵中扎下了根,它开拓了我的视野,给我增长了许多知识,我已经不是一个生活于社会之外的人了。我兴趣广泛,不仅喜欢看艺术片,也很喜欢看战争影片。记得南市小东门东南大戏院开张时,放的影片是西席地密尔导演的《西线无战事》,我当时好像只八九岁,挤在人群中,几乎是脚不着地的被潮水汹涌的人群挤了进去,我脖子上带了一条新围巾,也因看这部影片而挤丢了。也许有人会不理解,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为什么喜爱看这些影片,但至今对影片的内容和看影片时的一切情景都历历在目,我想我当时迷电影的狂热也不亚于现在有些孩子迷歌星演唱会的劲头,只是选择有所不同罢了。回想当时,主要是文艺作品使我狭隘单调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虽然是间接的生活,但从影片的广阔天地里感受到了社会与人生。一些中

外文学作品反映的现实生活及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那些人物灵魂深处的波澜，也拨动了我的幼稚的心灵，那些作品中的人物，常在我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使我也产生一种对人生模模糊糊的追求与理想。这些文艺作品帮助和锻炼了我的思维能力，使我这个小小的脑海里也会下意识地产生一种欣赏和判断力，逐渐懂得了怎样去选择和舍弃，懂得了善与恶、爱与恨，甚至也逐渐渗透到了我自身，形成了我自己的风格、气质，以至人生观、世界观。

意料之外

投奔廿二集团军似乎与创作无关。可以说，当时完全为了生活。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军队，我也无法去分辨什么军队的性质，只知该军即将开赴前线。尽管这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短短的插曲，但它使我历尽艰险，尝到了一种特殊生活的经历，并接触到了各种人物。

我从报上看到招考启事，就去武汉太平洋饭店十一楼进行考试，我没有丝毫能考取的把握，但生活所逼已无路可走。幸好考试的题目十分简单，写一篇自传体的文章，这倒使我产生了自信，因为我曾看过许多中外名人的传记，似乎很容易如何开头。但当考官不断在我身边转悠时，我真有点慌了手脚，我不断地镇静自己，我真记不清当时是怎么考完的，我只记得我似乎写了不少。厚厚的一叠纸交掉后，我看到考场里还有许多人在写，我后悔应再仔细推敲一下再交上去，但后悔来不及了（现在有时当我自己坐在主考席上去考学生时，我经常想到当时自己的慌乱心情，因此我总想使学生先稳定情绪，不要有顾虑。更何况我现在主考的